

對胡風反革命集團 罪行的揭露



湖北人民出版社

對胡風反革命集團 罪行的揭露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武漢

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罪行的揭露

湖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漢口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漢口新華印刷廠印刷

書號：252·787×1092輕 8開、3印張、65,000字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70,000

出版者的說明

胡風反黨反人民反革命集團長久以來的反革命陰謀活動，已激起了全國人民無比的忿怒，聲討胡風已成為全體公民發自革命良心的正義呼聲；爲了幫助讀者進一步認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惡本質，我們特編輯出版了這個小冊子。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個小冊子所揭露的還遠不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罪行的全部，它只不過是胡風反革命集團難以數計的罪行中的一斑而已；然而，就這，就已經可以看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惡實質了。

這些文章均曾發表在各地報刊，出版時我們對某些文章的標難和字句間作了些改動，限於時間，來不及徵得作者同意，尚請作者原諒。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六月九日

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活動·····	于黑丁(1)
——在湖北 武漢文化藝術界聲討和揭發胡風反革命集團罪行座談會上的發言	
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	
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聯席擴大會議上的發言·····	馮雪峯(21)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惡行·····	魏金枝(26)
我們接觸到的胡風反黨集團的材料···‘文藝報’編輯部整理(30)	
胡風反黨集團在新文藝出版社幹了些什麼? ·····	峻明(38)
胡風，你的主子是誰? ·····	曹 禺(47)
徹底查明胡風的政治背景·····	吳愛如(50)
爲什麼蔣賊報刊向胡風鼓掌歡迎·····	古 凡(54)
胡風是一個什麼樣的敵人? ·····	鄭律成(56)
依法嚴懲反革命罪犯胡風·····	何定華(58)
徹底追查反革命分子胡風的來歷·····	錢遠輝(60)
揭露胡風分子劉雪葦	
在上海文藝界中的反黨活動·····	柯 藍(64)
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在天津的罪行·····	方 紀(68)
揭露胡風分子曾卓在武漢市文聯的	
一些罪惡活動·····	宋玉田 馮漢章 張雲驥(70)
我控訴胡風·····	胡 謄(77)
控訴胡風分子曾卓對我的毒害·····	李 柯(81)
清算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對我的毒害·····	桂向明(86)

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活動

——在湖北 武漢文化藝術界聲討和揭發胡風反革命集團

舉行座談會上的發言

于黑丁

長期隱藏在我們革命陣營裏的反黨反人民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陰謀家胡風和他的反革命集團，他們的惡毒的奸詐面目，終於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問題難道不是很清楚嗎？任何抵賴、狡辯、虛偽，都無法掩蓋無情的事實。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和舒燕的‘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和‘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讓我們前後仔細對照一下，它就有力地說明了胡風是一個多麼陰險，多麼毒辣，多麼醜惡，多麼詭計多端的可怕的傢伙。現在我們才恍然大悟了。我們面前的胡風，原來就是一個階級敵人。我們面前的胡風集團，原來就是一個反革命活動的陰謀組織。這真是一件罪惡滔天的震動全國的事件。這件事使我們觸目驚心，毛骨悚然！我們不能不憤怒，不能不痛恨！我們要聲討和揭發胡風這個反黨反人民反革命的陰謀集團！我們不讓他們再危害我們！我們一定要徹底粉碎他們的陰謀活動！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揭露和批判，這正說明目前階級鬥爭的複雜和尖銳。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揭露和批判，不只是我們革命的文藝戰綫上的一個偉大的勝利，更是我們為保衛和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上的一個偉大的勝利。

今天的會議，應該使我們更進一步認識這個鬥爭的重大意義，應該使我們更進一步認識暗藏在革命隊伍中的胡風反黨集

團對於人民革命事業的嚴重的破壞行爲。我們必須爲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爲肅清胡風反動思想的影響繼續作堅決的鬥爭。

一、胡風反革命集團給我們革命事業帶來的嚴重的危害性是什麼？

二十多年來，胡風和他的集團，一直說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但是不是呢？我想，只有用胡風和他的集團自己的言論行動來判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曾經指出那些自命爲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從來也沒有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他們是在‘擁護’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的幌子下，用曖昧和騙人的手段，反對馬克思主義底哲學理論基礎，反對馬克思主義底科學歷史基礎。‘他們說：我們基本上是馬克思主義者，不過我們想把馬克思主義“改善”一下，想使他拋棄某些基本原理。其實，他們是仇視馬克思主義的，因爲他們極力想摧毀馬克思主義底理論基礎，雖然他們口頭上是用一種虛偽辭句否認其對馬克思主義的仇視，並繼續用兩面派態度自稱爲馬克思主義者。這種虛偽的批評非常危險，因爲它是要欺騙黨內普通工作人員，並且確實能把他們引入迷途。這種破壞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的批評愈虛偽，則它對黨也愈加危險，因爲它愈益與反動勢力反對黨和反對革命的總進攻密切結合起來。……必須對這種背叛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變節分子給予一個應有的駁斥，撕破他們的假面具，把他們徹底揭穿，這樣來保持住馬克思主義黨底理論基礎。’胡風和他的集團，長期以來就一直採取着一套完整、系統、卑劣的政治手段，以披着‘馬克思主義’和‘現實主義’外衣而實行反馬克思主義和反現實主義的文藝理論爲武器，公開地、隱藏地、有計劃地進行陰謀破壞活動。他僞

裝擁護共產黨而實際反對共產黨，偽裝擁護人民而實際反對人民，偽裝擁護革命而實際反革命。在他的那個‘對文藝問題的意見’的反社會主義綱領中，他極其露骨地表現了對黨、對人民、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刻的仇恨。這個綱領共有六條：反對作家掌握共產主義世界觀；反對作家和工農兵相結合；反對作家進行思想改造；反對在文藝中運用民族形式；反對文藝為當前政治任務服務；最後，他要解散文藝界的統一組織，實際是取消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他在這個綱領中，瘋狂地全面地反對和攻擊黨，瘋狂地全面地反對和攻擊黨所領導的革命文藝事業，瘋狂地全面地反對和攻擊中國革命。他陰謀篡奪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權，陰謀按照他們的而目來改造我們偉大的黨和偉大的國家。這個反黨反人民反革命的胡風和他的集團，他們認為我們提倡共產主義世界觀、提倡和工農兵相結合、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為政治服務，是放在作家頭上的五把刀子！好一個血口噴人的傢伙！一副多麼惡毒的嘴臉呵！我們不難看出，除了那些別有用心和別有來歷的階級敵人，誰還會唱出這樣的曲調呢？難道這不正是胡風以肉搏的姿態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猛打猛攻的‘主觀戰鬥’的進行曲嗎？胡風決不只是對文藝界說話，他是在向全國人民挑戰。我們應該深刻認識：掌握共產主義世界觀，和工農兵相結合，進行思想改造等，這不只是文藝工作者，而且是參加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一切戰裝上每一個中國人民，特別我們知識分子都應解決的切身的重大應鍵問題。胡風陰謀活動的危害性就在於他假冒馬克思主義者，就在於他假冒現實主義者。現在，有目共睹的鐵一般的事實已經證明了，胡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並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政治和思想基礎。胡風的一切關於文學創作和文藝批評中的對於什麼現實主義和什麼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宣揚，那只不過是作為

掩蓋他反黨反人民反革命的幌子。他所提出的問題難道僅僅只是屬於革命文藝領域內一般性質的爭論嗎？難道這只是文藝工作一個理論思想問題嗎？不是的，根本不是什麼一般性質的爭論和什麼理論思想問題，而是屬於反社會主義性質的政治問題，反黨反人民反革命性質的問題。胡風欺騙蒙蔽我們好久好久了。我們應該從‘人民日報’所揭發的材料和按語中來吸取經驗教訓，深刻地認識清楚他的真實的面目。胡風和他所領導的集團老早就敵對、仇視和痛恨中國共產黨，老早就敵對、仇視和痛恨中國人民，老早就敵對、仇視和痛恨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的、文藝事業和黨與非黨的革命作家。從胡風和他的集團那些來往頻繁的密信上，難道我們還能看到有一點馬克思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影子嗎？難道我們還能嗅到一絲一毫的革命的氣味嗎？胡風的一切曲調、理論、戰略戰術，是他的有組織、有計劃的反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資產階級政治綱領最集中最具體的表現。他這一套完整的反動的政治綱領帶着血腥的氣息，我們過去曾經嗅到過這樣的氣息，那是從國民黨特務機關出版的一些反共反人民的刊物上，從他們所養的一幫吃人的奴才叫囂聲中。剝去這個反革命陰謀家胡風的假面目！難道我們還能再聽他那高唱着的什麼‘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立場’，什麼‘在民主要求的觀點上，和封建傳統反抗的各種傾向的現實主義文藝’的聲調嗎？難道我們還能再相信他那說得那麼動聽的什麼‘和人民共命運的立場’，什麼‘符合黨的政治綱領’，什麼‘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的詞句嗎？在已經揭發出的材料裏，充滿着只有國民黨特務機關才會有的那種陰慘慘的殺氣。稍有政治頭腦和革命良心的人，誰都會激起極大的憤慨。誰都會看清楚，胡風並不是如他所說的自己的錯誤僅僅是混淆了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立場同工人階級的革命性和立場的區別，

並不是如他自己所說的自己是一個一直在追求革命的‘真理的戰士’。而是他已經成爲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分子的代理人。過去，人們只看到表面的僞裝的胡風，而沒有看到反動的本質的胡風。胡風這個反黨集團有長久的歷史。他們經營的‘七月’、‘希望’、‘呼吸’、‘泥土’、‘起點’、‘螞蟻小集’等刊物，發表了‘論主觀’、‘論中庸’、‘論生活二元論’、‘評茅盾的腐蝕兼論其創作道路’、‘論藝術與政治’、‘論唯心論的方向’、‘略論普及與提高’、‘論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論文藝創作的幾個基本問題’、‘論改造’、‘釋戰鬥要求’等一系列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論文，狂熱地宣揚着資產階級主觀唯心主義世界觀和藝術觀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胡風的陰謀活動是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的。他不斷地擴大以他爲首的這個反動集團的組織，在各地建立活動據點，派遣他的集團分子，僞裝革命，打入共產黨、軍隊、機關、團體，進行陰謀破壞。他們是暗藏在革命陣營中的中國人民陰險毒辣的敵人。

胡風和他的集團同中國共產黨之間並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政治和思想基礎，因爲胡風和他的集團長期以來對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對中國革命抱着極深的仇恨。事實已經證明，胡風和他的集團進攻的目標，不是指向國民黨，而是指向共產黨。他們對國民黨的反共反人民的文藝活動是採取曖昧而沉默的態度。但是，他們對於共產黨所領導的文藝工作和革命作家，却是謾罵、污蔑、聲討！讓我們想想吧，郭沫若、茅盾、陳白塵、袁牧之、邵荃麟、何其芳、林默涵等同志的作品和批評文章，不是都受過他們團團的圍攻嗎？這不是很奇怪嗎？難道說一個自命爲‘馬克思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的胡風，如果不是別有用心，怎麼會謾罵敵人所謾罵的人？怎麼會污蔑敵人所污蔑的人？怎麼會聲討敵人所聲討的人呢？

胡風和他的集團，以反對黨的文藝方針，反對黨領導的文藝事業，仇視黨的文藝隊伍，破壞黨的文藝工作為號召來向黨向人民實行進攻。解放後五年，特別在文藝界對胡風思想開展批判後，胡風和他的集團還是毫不改悔，仍然‘要加強實力’瘋狂地進攻，進攻失敗後又改變了策略實行退却，企圖以假檢討欺騙人民。誰都懂得，胡風是想推翻我們黨所領導的整個革命事業。我們的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是經過戰鬥的考驗和鍛鍊的。人民完全信任和擁護他，因為他已經領導我們從戰鬥走向戰鬥，從勝利走向勝利。但是胡風却污蔑黨中央為‘董事會’。敵人惡毒的嘴臉，使我們對於敵人更會增加憎惡和痛恨的心理。我們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被胡風污蔑和攻擊為原始社會的人所信仰的‘圖騰’。他的污蔑和攻擊，只能更有力地證明他抱有反黨反人民反革命的不可告人的陰謀。他指斥這個講話‘把現實主義底生機悶死了’，他為了反對它，却採取陰險的手段，吩咐他的集團分子‘字面上不要去碰它，可能的地方還要順着它，如我在‘路’所做的’。這個中國新文藝運動的歷史性的總結文獻，是黨的文藝工作的綱領。我們文藝工作者有了它，才真正獲得了遵循前進的方向。然而，胡風却說：‘在強盜和騙子羣中走出來。’不用說，胡風要走他自己的路，他把我們這些遵循着毛主席文藝方向前進的黨和非黨的文藝工作者都看成是強盜和騙子了。不過，我們必須正告胡風這個反革命的傢伙：我們的事業不是‘強盜和騙子’的事業，而是人民的事業。但是你呢，却正是奉了你們主子的意志在真正幹着‘強盜和騙子’的‘事業’！胡風把黨所領導的文藝戰綫硬捏造說成什麼‘殭屍統治的文藝’，什麼‘文藝這領域，籠罩着絕大的苦悶，許多人等於上了枷’，什麼‘機械論的統治’等等。胡風打着‘馬克思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旗幟，來

發起和進行對於黨的污蔑和攻擊。他企圖推毀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要用資產階級唯心主義世界觀和藝術觀來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和藝術觀。多年以來，胡風認為是自己的死敵的，不是日本帝國主義，不是美帝國主義，也不是國民黨蔣介石，而是中國共產黨和黨所領導的文藝隊伍。他對黨的文藝領導者，黨與非黨的作家，他污蔑，打擊，造謠，中傷，惡意地挑撥性地仇視和抵制：‘老爺們’、‘官員’、‘權貴’、‘官方’、‘欽差’、‘公子們’、‘蒼蠅蚊子’、‘蛆蟲’、‘低能的蚊子’、‘撥婦’、‘市儈們’、‘豪紳們’、‘強盜騙子’……胡風為什麼這樣不喜歡這些革命作家呢？誰都知道，解放後的五年，我們的文藝隊伍擴大了，我們的工作發展了，新生的力量不斷地出現，比較優秀的作品也不斷地產生。按道理每一個人應該認為這是一種可喜的現象。我們的文藝工作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績，主要由於黨對文藝運動領導的正確，由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學黨性原則成為指導文藝運動的唯一的思想基礎。因此，認為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是‘機械論的統治’的胡風，如果不是別有用心，怎麼會用這種捏造來污蔑和攻擊黨和黨所領導的文藝運動呢？

胡風和他的集團，由於仇視黨，仇視黨所領導的文藝隊伍，他們採取了資產階級的卑劣的政治手段，堅決地和黨敵對，發起和進行對黨的進攻。於是胡風的號召發出來了：‘準備迎戰’！對於共產黨這個‘官方’，他決不‘妥協’！他教導他的小集團要認識‘對手又特別惡劣’，‘要動搖二十年的機械論的統治勢力，多花一點力量是必要的’。這個以胡風為首的反黨集團，他們反對和攻擊黨，反對和攻擊黨所領導的文藝運動就成為他們活動的主要目的。他們有一整套反黨反人民的政治綱領、行動綱領，進行這種反革命活動的時候，又有縝密的戰略戰術的部署。‘要加強實力，非大大地加強實力不可’，他們‘聯

絡人’，‘爭取人’，‘從事開闢工作’。他教導他的集團，作戰要‘沉着’，‘用力’，要用‘挖心戰術’，‘用孫行者鑽進肚皮去的戰術’，‘用橡皮包着鋼絲打囚徒的鞭子，打傷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傷痕’，要採用‘集束手榴彈的戰術’，‘要佈得成疑陣，使他們看來遍山旗幟，不敢輕易來犯’；他鼓舞士氣，‘只有迎上去，而且非抱着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不可！’‘一面流血一面走吧，洩氣不得！鬆不得勁，我們要決心打一年衝鋒’！並且還要長期作戰，‘以五年爲期並不算悲觀’！‘正是需要點滴鬥爭的時候，要遵守組織原則，但組織原則是爲了保證鬥爭的。要正視現實，愛惜力量，否則，退一步就得退十步，退十步就非完全成爲影子不止’。多麼可怕的一些鬼蜮伎倆呢！胡風居然還說：‘站在黨底周圍的文學工作的組織者’，‘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我個人二十多年來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這些鬼話畢竟蒙蔽不過黨和人民的眼睛。胡風切齒痛恨革命力量的日趨壯大，他要向革命進攻，要向革命勢力奪取領導權。他是一個多麼狡猾多麼虛偽的傢伙，一方面他對凡是跟他接觸的黨員和非黨進步作家，‘用微笑包着侮蔑和他們握手言歡’，‘要做商人只得和對手一道嫖賭，要在這圈子裏站着不倒下，也就不得不奉陪一道跳加官！’一方面他在‘磨劍，窺測方向’，‘要趁早抓住攻打銅牆鐵壁的旗幟’。胡風一向自命爲魯迅崇拜者，可是這個兩面派的偽君子，真使人難以理解！他爲什麼就不願意和中國共產黨、黨所領導的革命文藝界一起開會紀念魯迅呢？難道當時在重慶開會紀念魯迅的重大的鬥爭意義胡風不知道嗎？背着人罵魯迅是‘死人’，罵對魯迅的紀念是‘無聊’。難道說這是一個自命爲‘馬克思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應該有的立場嗎？難道說這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立場’的人應該有的態度嗎？只有階級敵人才總是唱着同一的曲調！魯迅生前是中國共

產黨的最忠實的朋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我們常常聽到胡風自己和他的集團總是說胡風是魯迅的什麼‘繼承者’，但是我們從胡風身上却絲毫也找不到一點魯迅的精神。胡風離開魯迅的道路是太遠太遠了。難道這不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嗎？

我們不能不痛恨，在國民黨反動派的賣國、獨裁和內戰政策的統治和壓迫下，從舊的道路上站起來，轉到急進民主主義的立場上的聞一多，他英勇地參加了羣衆鬥爭的行列了，最後他爲人民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胡風對聞一多這一光榮而正義的行動却給以輕蔑的嘲笑。聞一多的光榮而正義的行動是中國成千成萬的知識分子應該學習的榜樣。胡風這種無恥的行爲難道說這是一個自命爲‘馬克思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應該有的立場嗎？難道說這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立場’的人應該有的態度嗎？這也只有階級敵人才總是唱着同一的曲調！

胡風要佔領陣地，爭取支持的力量。他對他的集團分子說：‘重要的是要讀者說話，被壓住也還是要說話。……看能否衝破一個缺口來！目前，只有獨佔的刊物，如果不衝破，那就非悶死不可了’。‘……文章寫法，要好好改進一下，突擊式地刺入一點，現在絕對不能被接受的，當然尖銳性無論如何不能失去……’胡風指揮他的集團分子，對黨進攻受到挫折或失敗以後，就又佈置退却，‘在忍受中求得重生’，準備好每人一份假檢討，以便潛伏下來，伺機再起。

然而，人民的眼睛是亮的，我們必須粉碎這個反黨集團的陰謀活動。我們必須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要從胡風和他的集團的罪惡的本質，從他們一系列的罪惡的活動，來認識胡風問題的性質不是什麼思想問題，不是一般的什麼文藝理論的爭論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是一個反黨反人民反革命問題。

二、胡風反革命集團如何在武漢建立據點進行反黨、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惡活動？

以胡風爲首的反革命集團，爲了擴大他們的勢力，就在全國各地、特別是各大城市建立據點，採取各種卑劣的手段，‘聯絡人’，‘爭取人’，‘從事開闢工作’，‘大大地加強實力’，指揮其黨羽進行反黨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惡活動。因此，被胡風一向所注意的武漢，在抗戰期間胡風曾經在這裏‘活動’過的武漢，也就成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重要據點之一了。而曾卓就是胡風反革命集團在中國共產黨內的代理人之一，是武漢這個據點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之一。曾卓是胡風的忠實信徒，在思想上，是和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思想相同的；在政治上，他已經走上反黨的罪惡的道路。他和胡風和胡風反動集團有密切的組織聯系，他是站在胡風的反黨反人民的反革命的政治立場上，積極地擁護胡風，宣揚胡風，支持胡風，並積極地對抗黨的文藝方針，污蔑黨和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並否定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的作用。

曾卓十多年來，特別是從解放以來，他一直在胡風和他的反革命集團的思想的影響和支配之下，擴大和散佈了這個反革命集團的思想毒素，做了許多完全違背黨的思想原則和組織原則，與黨有害而與胡風反革命集團有利的事。曾卓和胡風、阿壠、綠原、特別是綠原建立了親密的通信關係。他們的通信，正如人民日報的按語中所指出來的胡風和他的集團分子的通信，大部分是採取了鬼鬼祟祟的，隱蔽的方法的。這是很自然的道理，因爲任何公開的或暗藏的反黨反人民反革命集團是都要採取適合於他們的組織活動的一些陰謀詭計和隱蔽的卑劣的方法的。胡風反黨反人民反革命的組織、計劃、戰術、戰略的

部署等等，綠原和曾卓是知道的，而且也參加了這個集團的陰謀活動。一九五二年，黨爲了幫助胡風認識自己的錯誤，召開了座談會，但胡風和他的集團如同過去對待香港的一些黨的同志對他批判時的情況一樣，就又開始發動在各個據點上的他的集團分子起來相互策應展開向黨進攻的陰謀活動了。現在讓我們看看綠原給曾卓的信吧：‘談談谷公（指胡風——‘湖北日報’註），他來京將近一年，開過幾次座談會，寫過幾份檢討，一份是文藝思想，一份是個人與組織關係，一份是兩個刊物的編輯經過，一份是舍君的投稿經過，據說，除了文藝思想部分有問題外，其他的問題領導上都同意。……準備把過去的問題詳細整理一下，把意見放在原則上衡量，此案當可以解決的罷。……他很希望你能談談文章的具體意見，以供參考——曾囑我告訴你。’這決不能說胡風檢討開始了，而是向黨的進攻開始了。胡風需要曾卓提出對林默涵同志和何其芳同志的文章的意見是什麼呢？那當然是需要支持胡風自己的理論的意見。綠原說把意見放在原則上衡量，這個原則是黨的原則呢？還是胡風集團的原則呢？我想，從事實也完全可以看得清楚的了。胡風的所謂‘檢討’，事實證明也只是一句天大的謊話。綠原奉了胡風的指示，又綠曾卓來信：‘希望你（還有旁的朋友）能幫他一些意見（在理論問題上），便於自己總結。因為我說過（我也這樣想），你比我對一些問題了解得系統些，如果不太傷腦筋，提些原則意見（及理論態度等），我想是可以的。真正研究問題的人並不多。’所謂‘真正研究問題的人並不多’是什麼意思呢？那就是說，他們需要的能够理解胡風文藝思想的人，他們需要的能够爲胡風集團傳播和擴大這種思想影響的人。胡風爲了便於自己‘總結’，就不能不吸取‘經驗教訓’，準備進一步提出他的一套更完整更有系統的政治綱領和行動綱領，進一步對抗黨，

攻擊黨。

綠原給曾卓信說：‘你對古公（指胡風——‘湖北日報’註）的意見，也有朋友同樣感到，並準備給他談談。’曾卓是站在同情胡風，支持胡風的立場上，對於林默涵同志和何其芳同志對胡風的批評，他曾經於綠原調北京時這樣說過：‘見到胡風，勸他認真檢查一下自己的過去，是錯誤就承認，是原則就堅持。’這些話表面看起來似乎有些道理，但實際，曾卓的思想却認為林默涵同志和何其芳同志的文章並不足以說服他。他認為胡風還是對的。甚至林默涵同志和何其芳同志那兩篇文章，他認為還有曲解胡風的地方。一九五二年年底，我去北京參加文協的一個創作會議，回來傳達了黨所召開的關於胡風文藝思想問題的座談會的情況，參加聽傳達的同志對胡風堅持錯誤的態度都表示憤慨，但是曾卓却沉默寡言，好像對大家的憤慨表示不滿。現在事情是明白了。他那時認為大家沒有讀胡風的著作，只是隨聲附和。曾卓站在胡風反黨集團的立場上長期和黨對抗，但他採取了兩面派的態度却終於被揭露出來了。

綠原沒有調北京以前，胡風的反動的思想，是通過綠原和曾卓加以宣揚和傳播的。他們根據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世界觀和藝術觀，根據胡風的立場、思想、觀點，通過對文藝的看法和態度，對黨和黨所領導的文藝工作表示不滿和攻擊。曾卓他把黨的文藝思想原則看成是‘禁令’，覺得‘禁令’太多，‘創作熱情’不容易‘發揮’。他沒有首先從政治原則，從人民羣衆的迫切需要，從作家生活實踐和創作實踐的具體情況來考慮問題。他沒有看到解放以後的人民文藝是新生的，正在成長的，發展的，却認為創作‘貧乏’，‘公式化’，‘概念化’。他把許多理論批評文章都看成是教條主義的，只有政治原則，沒有接觸和解決文藝創作現狀中的具體問題。他們對待武漢的文藝運